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插图典藏版

5

(英) 柯南·道尔◎著
徐枫◎译

巴斯克维尔
的猎犬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5



插图典藏版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英) 柯南·道尔 ◎ 著

徐 枫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典藏版：全8册 / (英)
柯南·道尔著；徐枫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01-08754-2

I. ①福… II. ①柯… ②徐… III. ①侦探小说 - 小说集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4252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北京市华审彩色印刷厂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59.75印张

字数：1200千字

定价：108.00元 (全8册)

目

录

- 一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 1
- 二 巴斯克维尔的诅咒 / 8
- 三 疑案 / 18
- 四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 28
- 五 三条中断的线索 / 40
- 六 巴斯克维尔庄园 / 51
- 七 美悦比特宅邸的斯特普尔顿一家 / 61
- 八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 75
- 九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 82
- 十 华生医生日记摘要 / 99
- 十一 岩顶上的男人 / 109
- 十二 荒原惨剧 / 122
- 十三 布网 / 135
- 十四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 148
- 十五 回顾 / 161



一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坐在早餐桌旁。他除了经常彻夜不眠外，早晨总是起得很晚。我站在壁炉前的地毯上，捡起前一晚我们的访客落下的手杖。这是一根精致厚重的木棍，球茎形的手柄，就是那种被称为“槟榔屿棕榈杖”的圆头手杖。就在顶端下方有一圈宽宽的银环，差不多有一英寸宽，上面刻着“赠詹姆士·莫提默，皇家外科医学院会员，C. C. H. 的朋友送”，时间是“一八八四年”。这正是那种传统的家庭医生随身携带的手杖，既尊贵庄严，又稳重可靠。

“嗯，华生，你是怎么看这根手杖的？”

福尔摩斯背对着我坐在那儿，我并没让他知道我在摆弄那根手杖。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觉得你脑袋后面肯定长眼睛了！”

“我面前可是放了一把擦得很亮的镀银咖啡壶，”他说，“不过华生，跟我说说你怎么看我们这位访客的手杖？既然我们不走运没见着他，他来的目的也无从知晓，那这件意外的纪念品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你仔细查看一下这根手杖，让我听听你是怎么描述这个人的。”

“我觉得，”我尽可能地遵循我的同伴的推理方法说，“这位莫提默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年长医生，很受尊重，这可以从认识他的人们送他这件表示敬意的纪念品上看得出来。”

“很好！”福尔摩斯说道，“太棒了！”

“同时，我觉得他很可能是位乡村医生，经常步行出诊。”

“何以见得？”

“因为这根手杖虽然原先很漂亮，但已经被磕碰得很严重了，我



很难去想象一位城里医生会带着它。而且上面装的这么厚的金属包头也磨损得很厉害了，很明显有人经常用它。”

“完全正确！”福尔摩斯说。

“还有，上面刻的‘C. C. H. 的朋友’，我猜应该是某个狩猎（英文中“狩猎”一词首字母大写为 H。——译者注）组织，他可能曾经给这个当地狩猎组织的成员进行过外科治疗，作为回报，人们送给他这件小礼物。”

“华生，你真的长进不少，”福尔摩斯边说边把椅子往后推，点上了一支雪茄。“我不得不说，你为我那点微不足道的成就所做的所有记叙是如此精彩，可你却总是习惯性地贬低自己的能力。也许你自己并不光彩夺目，但你却能传导光。有些人不是天才，却有着惊人的激发天才的能量。我得承认，老兄，我非常感激你。”

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我必须承认，他的话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之前他总是漠视我对他的钦佩以及我试图将他的推理方法公之于众所做的努力，那让我很生气。同时，对于自己掌握了他的方法并能在实际中熟练运用，还得到了他的赞许，我也感觉很骄傲。接着，他从我手中接入手杖，眼睛盯着它观察了一会儿，然后饶有兴致地放下了雪茄，把手杖拿到窗边，又用放大镜仔细查看起来。

“虽然很简单，但很有意思，”他边说边坐回他最喜欢的长椅上，“手杖上有一两处确实给出了暗示，可以作为一些推论的基础。”

“我还有漏掉的东西？”我有些自负地问，“我确信没有遗漏。”

“亲爱的华生，我恐怕你大部分的推论都是错误的。我说你激发了我的灵感，是说我在指出你的谬误的同时往往因此而被引向了真相。在这件事情上你并没有完全错误，这个人确实是位乡村医生，而且常常步行出门。”

“那么我就是对的了。”

“不过也仅此而已。”

“不就这些吗？”



“不，不，我亲爱的华生，这不是全部——不止这些。我提示一下，比如，比起狩猎组织，送给医生的礼物更可能来自医院，如果首字母‘C. C.’放在医院（英文中“医院”一词的首字母也是H。——译者注）前，很自然让人想起‘查林十字街’（Charing Cross的首字母正好是C. C.，它是伦敦的一条街。——译者注）。”

“也许你是对的。”

“这条思路很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以此作为有效假设，我们就有了新的依据来猜想这位不曾谋面的访客了。”

“那好吧，假设‘C. C. H.’就是代表‘查林十字医院’，我们能进一步得到什么推论？”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你知道我的方法，试一下！”

“我只能想到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就是这个人在去乡村前曾在城里行医。”

“我想我们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推论。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根手杖，在什么情况下这么一件礼物最有可能被送出呢？他的朋友什么时候会联合起来向他致以敬意呢？很明显，是在莫提默医生离开医院开始独立营业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件礼物，我们也相信他由在城里医院工作改为乡村行医，那么我们推论这项赠予发生在这个转折时期不是很离谱吧？”

“很有可能是这样。”

“好啦，你可以看出他不可能是医院里的重要成员，因为只有相当有名望的人在伦敦的医院才能有这样的职位，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退回到乡村去的。那么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他在医院工作





但又不是重要成员，他只可能是个住院部外科或内科医师——地位比医学院高年级的学生高一点。然后，他是五年前离开的——日期就在手杖上。那么亲爱的华生，你的那个严肃的中年家庭医生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友好和善，安于现状又有点漫不经心，还有一只心爱的狗，大约比猎狗大些，比獒犬小点。”

我不相信地笑了。福尔摩斯靠回长椅，朝天花板吐出了几个烟圈。

“你所说的后面部分我无法查证，”我说，“但并不难查出一些这个人的年龄和履历的情况。”我从我的医学小书架上取出《医学人名地址录》，开始查找名字。总共有好几个莫提默，但只有一个才是我们的访客。我大声读出了关于他的记录：

詹姆斯·莫提默，一八八二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德文郡达特摩尔区格林本人。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任查林十字医院住院部外科医师。因发表《疾病是否隔代遗传》一文获得比较病理学杰克逊奖。瑞典病理学会通讯会员。著有《隔代遗传的几个特异》（载于医学杂志《柳叶刀》，一八八二年），《我们在进步吗》（载于《心理学报》，一八八三年三月）。格林本、索斯利及高冈村的医务官。

“没提到当地的狩猎组织吧？华生”，福尔摩斯嘲弄地笑道，“但是正如你敏锐地观察到的，他是个乡村医生。我觉得我的推理是十分合理的，那几个形容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友好和善’，‘安于现状’及‘漫不经心’。根据我的经验，这个世界上只有友好和善的人才会收到纪念礼物，而只有没什么野心的人才会放弃伦敦的事业跑去乡村，也只有一个漫不经心的人才会到你的房间等待一个小时后没留下名片却落下了手杖。”



“那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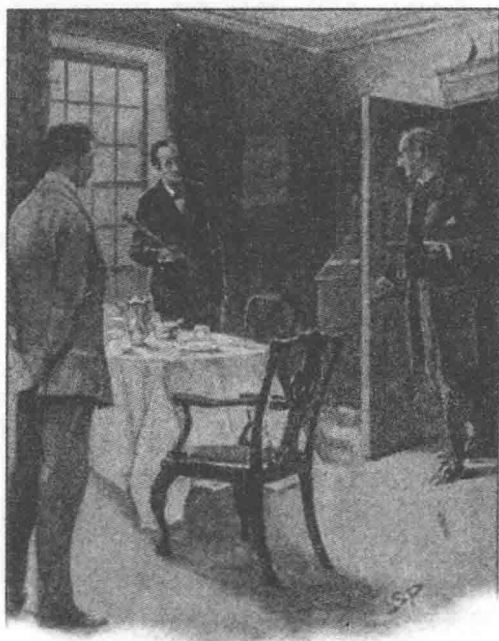
“那狗经常叼着手杖跟在主人身后。因为手杖很重，它得紧紧咬住中间部分，于是上面的齿印就非常清晰了。从齿印的间距看，我觉得这只狗的下颌比猎狗的大，但比獒犬的小。它可能——啊，对，是条卷毛西班牙犬。”

他站起来，边说边在房中走来走去。接着他在窗口停了下来，声音里流露出自信，我不由得诧异地向他看去。

“老兄，你怎么能如此肯定呢？”

“很简单，我看见这条狗就坐在我们门前的台阶上，门铃响了，是它的主人。请别动，华生，他是你的同行，你在这里或许能帮上忙。这真是命中注定的一刻，华生，你能听到台阶上迈向你生命的脚步声，可你却不知道那是好还是坏。到底这位从事科学的詹姆士·莫提默医生来到办案专家福尔摩斯这里所为何事呢？请进！”

我们这位访客的样子让我吃了一惊，我还以为他会是个典型的乡村医生。这人又高又瘦，长长的鹰钩鼻从两只敏锐的灰色眼睛中间凸出来，两眼相距很近，在一副金边眼镜后面闪着光。他穿得像个医生，但是有点邋遢，大衣脏了，裤子也旧了。尽管还很年轻，背却已经驼了，走路时头





向前探着，看上去十分宽厚仁慈。当他进来时，目光落在福尔摩斯手中的手杖上，他欢呼着向福尔摩斯快步走去。“太好了，”他说道，“我都不确定到底我把手杖落在这儿还是货运公司了。我可不能丢了这根手杖。”

“我想这是件礼物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

“来自查林十字医院？”

“是我结婚时几个朋友送的。”

“哎呀，天哪，太糟糕了！”福尔摩斯摇头道。

莫提默医生透过眼镜诧异地眨着眼睛。

“糟糕？”

“没什么，只不过你打乱了我们的小推理。你说你是你结婚的时候？”

“是的，先生。我结了婚，因此离开了医院，也放弃了成为医学顾问的机会（医学顾问为医生中地位最高者。——译者注）。为了建立自己的家庭，这样做是有必要的。”

“好啦好啦，我们也没有错多少，”福尔摩斯说，“那么现在，詹姆士·莫提默医生——”

“您称呼我先生就行——我是皇家外科医学院一名卑微的学生。”

“显然也是个精细严谨的人。”

“福尔摩斯先生，我对科学只略知一二，是个浩瀚海洋边的拾贝者。我想我是在跟福尔摩斯先生讲话，而不是——”

“不，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很高兴见到您，先生。我曾听别人说起您的大名，还有您的这位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您非常有意思。我完全没有想到您的头骨这么长，眉骨这么高。您介意我用手摸一下您的颅骨顶缝吗？在得到您本人的头骨之前，您头颅的模型会是人类学博物馆里



的珍品。请恕我冒犯,我承认我很羡慕您的头颅。”

福尔摩斯指给陌生的访客一张椅子,请他坐下。“我觉得你很热衷于自己的专业,先生,像我一样,”他说,“我从你的食指看出你自己卷香烟,别犹豫了,点一支吧。”

这人拿出纸和烟草,以惊人的速度熟练地卷了一支香烟。他长长的手指抖动着,像昆虫的触角一样敏锐地晃来晃去。

福尔摩斯沉默着,但他投射的几乎不被人注意的眼光告诉我,他对我们这位怪异的朋友很感兴趣。

“先生,”最后他说道,“有幸受到你昨晚及今天两次拜访,不过我想你不仅仅是为了检查我的头颅而来的吧?”

“不,先生,不是的,尽管我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我来您这儿,福尔摩斯先生,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是个不切实际的人,也是因为我突然遇到了最严重而且很不寻常的问题。我认为您是全欧洲第二优秀的专家——”

“是吗,先生。我想问一下是谁有幸成为最优秀的呢?”福尔摩斯有些刻薄地问道。

“柏廷龙先生(法国人类学家。一八五三~一九一四年。——译者注)工作时头脑既精密又科学,就这一点而言他肯定是最强的。”

“那你怎么不去找他?”

“先生,我刚才说的只是精密科学的头脑。谁都知道处理实际事务方面您是最好的。我相信,先生,我没有疏忽——”

“有一点点,”福尔摩斯说道,“我想,莫提默医生,你最好马上告诉我你到底需要我帮你解决什么问题。”



二 巴斯克维尔的诅咒

“我口袋里有份手稿，”詹姆士·莫提默医生说。

“你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福尔摩斯说。

“这是份很旧的手稿。”

“十八世纪早期的，如果不是假的。”

“您怎么知道的，先生？”

“你说话的时候，我看到那稿子一直露出来一两英寸。如果一个专家不能说出一份文件的日期，误差超过十多年的话，那他就是个不够格的专家。你可能已经看过了我有关这个话题的小文章了。据我判断，这份文件大约是一七三〇年写的。”

“确切的年份是一七四二年，”莫提默医生把手稿从胸前口袋里抽出来，“这份家族文件是由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委托我保管的，三个月前他的突然惨死震惊了德文郡。可以说我既是他的密友，又是他的医生。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精明、现实，和我一样没什么想象力。不过他非常重视这份文件，而这个结局最终如他所料般发生在了他身上。”

福尔摩斯伸手接入手稿，在膝盖上铺平。

“你注意看，华生，S有的长有的短，这是我之所以能确定日期的依据之一。”

越过他的肩头，我朝那发黄且褪了色的文件看去，文件顶端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下面用潦草的大字写着“一七四二”。

“这好像是一篇什么记载。”

“是的，是流传在巴斯克维尔家族的一个传说。”

“但是，我觉得你来找我恐怕是为了目前更为实际的事情吧？”

“是最近的，最实际最紧急的事，必须得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决



定。不过这份手稿很短，而且与这件事紧密相关。您同意的话我来读给你们听听。”

福尔摩斯靠在椅背上，双手指头并在一起，闭上眼睛，一副任其自然的样子。莫提默医生把手稿放到亮处，声音高亢又略带嘶哑地读了下面这个奇特而又古老的故事：



关于巴斯克维尔猎犬传说
的源头有很多种说法，由

于我是雨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亲属，我从我父亲那里听到这个故事，这是他的父亲告诉他的，我把它记述下来，相信它曾经发生过。你们也要相信，我的孩子们，有罪的人会受到公正的惩罚，但只要诚心祈祷和忏悔，再严重的罪行也能得到最大度的宽恕。从这个故事中可以学到，不要恐惧前辈们所结下的恶果，而是将来要谨言慎行，以免我们家族曾遭受的沉重痛苦再次降临到后代头上。

据说在大叛乱时期（指一六四二到一六六〇年英国内战。——译者注）——在这里我真诚地向你们推荐由博学的克拉伦登爵士所写的历史——这所巴斯克维尔庄园就为雨果所占有。无可否认，他是个最狂妄、最目无上帝的无神论者。说实话，对于这一点他的邻居们或许可以原谅，因为这一带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几个圣徒，但是他天生喜欢胡作非为，冷酷无情，这使他在西部早就臭名昭著了。一个偶然的机缘，这位雨果爱上了（如果还能用如此美好的词语来称呼他那阴暗的感情的话）巴斯克维尔庄园附近



的一个田主的女儿。但是这位少女向来有着谨言慎行的好名声,害怕他的恶名,自然躲着他。有一年的圣米迦勒节(《圣经》中记载的“天使长”米迦勒的纪念日,在每年九月二十九日。——译者注)那天,雨果提前得知这位少女的父兄都不在家,就和他的五六个游手好闲、无恶不作的朋友溜进了农场,抢走少女,把她带回了庄园。回到庄园,他们把她关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像往常一样,他们开始了夜晚的狂欢痛饮。可怜的少女被楼下传来的狂歌乱吼和咒骂声吓得惊慌失措,因为据说雨果·巴斯克维尔酒后说的话极为激烈恶毒。终于,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她做出了即使是最勇敢灵活的人都会胆怯的举动,她借助窗边南墙上爬满的常春藤(现在仍爬在墙上)从房檐下一直滑了下去,然后穿过荒原朝着家跑去。庄园和她父亲的农场之间有三里格(长度单位,一里格约等于三英里。——译者注)的距离。

过了一会儿,凑巧雨果离开客人去给他的“猎物”送食物和酒——或许还有更糟糕的东西,却发现“笼子”空了,“鸟儿”飞走了。接着他像个魔鬼似地跑下楼梯冲进餐厅,跳上大餐桌,踢得酒瓶和餐盘乱飞,他在所有人面前吼叫说:如果他能捉回那个少女,就把肉体 and 灵魂都出卖给魔鬼。正当几个酒徒被这人的狂暴震慑在那儿的时候,有个更邪恶的人,或者说比别人醉得更厉害的人喊叫道:他们应该放出猎狗去追赶。听到这话,雨果冲出房子,喊着让马夫备好马,放出猎狗,让它们逐一闻过少女的头巾,然后把它们放了出去,狂吠声响彻了整个月光下的荒原。

那几个酒徒目瞪口呆地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这一瞬间发生了什么事,但很快他们就明白要去荒原上做什么,一时间一片喧嚣,有人要带枪,有人去骑马,还有人要再喝一杯。但最后他们疯狂的头脑还是恢复了些理智,然后十三



个人一起骑上马开始追赶。月光很亮，他们并肩向少女回家的必经之路疾驰而去。

骑了一两英里后，他们在荒原上遇到一个牧人，喊叫着问他有没有看到他们追捕的“猎物”。据说，那牧人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最终他说他看到过那个不幸的少女，一群猎狗在后面追她。“但还不止这些，”他说，“因为雨果·巴斯克维尔骑着他的黑马经过我身边时，后面无声地跟着一只魔鬼似的大猎犬，天啊，可千万别让这么一只狗跟着我！”于是那些醉鬼骂过牧人向前追去。但很快他们就吓得浑身发冷了：那匹黑马嘴里淌着白沫跑过来，鞍上没人，缰绳拖在地上。这些狂徒恐惧万分，凑近了一起前进，如果是单独一人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掉转马头跑回去。慢慢地，他们终于追上了那群猎狗。这些狗虽然品种优良，出了名的勇猛，而此刻正挤在荒原上的一道深沟前面，竞相哀鸣起来，有几只正要偷偷溜走，还有几只颈毛直竖瞪着眼前下面的窄沟。

这队人停下了马，你能猜到，他们现在可都比出发时清醒多了。大多数人都不想再前进了，不过有三个最大胆的，也许是醉得最厉害的，继续走下了深沟。前面出现了一片宽阔的平地，那里竖立着两块巨大的石头——至今还能看到，是古人留下来的。月亮清楚地照在这片空地上，中间躺着那不幸的少女，由于过度惊吓和疲劳已经死了。但是让这几个胆大的酒徒汗毛直竖的，不是少女的尸体，也不是躺在地身边的巴斯克维





尔的尸体,而是一只可怕的巨大黑色野兽,形状看起来像只猎犬,但是比见过的任何猎犬都要大,正站在他身边用力地撕扯着他的喉咙。甚至当他们看着那个东西撕扯雨果·巴斯克维尔的喉咙时,它把那似乎在燃烧的眼睛和流着口水的下颚转向了他们,三个人吓得尖叫着逃命而去,甚至在穿越荒原时还惊呼不已。据说其中的一个当晚就死了,另外两个也都精神失常了。

孩子们,这就是关于那只猎犬由来的故事,自那时起它就把整个家族折磨得痛苦不堪。我之所以把它记录下来,是因为传说与猜测的东西比清楚的事实要可怕得多。不可否认,我们家族的一些人很不幸,死得很突然,残忍又



诡异,但愿我们能得到上帝无尽的恩惠和庇佑,三四代以后无辜的人们不会再受到惩罚,他们都一心笃信《圣经》。孩子们,我借上帝之名命令并奉劝你们,一定要谨慎,在夜晚邪恶势力猖狂时要避免穿越荒原。

[这是由雨果·巴斯克维尔(此雨果·巴斯克维尔为开头提到的雨果·巴斯克维尔的后代。——译者注)留给他的儿子罗杰和约翰的,并且指示他们不要将此事告诉他们的妹妹伊丽莎白。]

莫提默医生念完了这些奇特的叙述后,把眼镜往上推了推,看向福尔摩斯,后者打了个哈欠,把一节烟蒂扔进火炉。

“怎么了?”他说。



“您不感兴趣?”

“如果我是个神话故事收集者,可能会对此感兴趣。”

莫提默医生从口袋里又抽出一份折叠的报纸。

“好了,福尔摩斯先生,我要给您看些最近的新闻。这是今年五月十四日的《德文郡纪事报》,上面有一篇关于几天前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之死的报道。”

我的朋友身子向前倾了倾,神情变得专注起来。我们的访客重新推推眼镜,又开始念道:

近来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的猝死给整个郡县蒙上了一层阴影,之前他已经被提名很有可能成为中德文郡自由党的候选人。尽管查尔斯爵士在巴斯克维尔庄园居住的时间很短,他的和蔼友善和宽厚仁慈已经受到了所有跟他有过接触的人的喜爱与尊重。在这个暴发户的年代,看到这样一位名门之后在家族败落之后能够重振家业,恢复往日的辉煌,实在是振奋人心。众所周知,查尔斯爵士在南非做投机生意赚了一大笔钱,他比那些不知道收手而亏本的人聪明得多,他变卖了财产回到了英国。他来到巴斯克维尔庄园才两年,人们都讨论着他那重建和整修庄园的宏伟计划,而他的死则中断了整个计划。因为他并无子嗣,他曾公开地表示愿意在他的有生之年以他自己的财富惠及整个村庄,因此很多人哀悼他的早逝。他对本地及郡县的许多慈善机构的慷慨捐赠,本报经常报道。

查尔斯爵士死亡的情况虽然不能说经过调查完全得到了澄清,但至少足以消除因为本地的迷信而起的谣言。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是谋杀或者其他任何非自然原因的死亡。查尔斯爵士是鳏夫,而且据说在某些方面有些古怪的想法。尽管他非常富有,个人生活却很简单。他在巴斯克维尔庄园内